

梦

葱茅园





记

忆里有一条狭长的小路，婉转地通向那已经失去凭据的童年。

父亲说我的祖籍是在中国广东的鹤山。鹤山乍听之下有点武侠，我经常把它和武侠剧里的佛山和嵩山联想成一个模样。我怀疑鹤山是否在等着我回乡探访？也不认得哪一条街、哪一棵树、哪一扇窗。没有具体的形象为乡愁引路，鹤山始终停放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我在“葱茅园”长大。确切的地址是：“172-E, Jalan Alsagoff”。是位于现在的巴耶利峇与乌美之间的一处乡下小地方。你也不必去翻查街道指南，这条街名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这个城市所淡忘。没有照片，也没有档案，如今能够为你带路的，或许，只剩下散住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寥寥几百人而已。

不要问我“葱茅”是什么。我尝试请教父亲和百科全书也得不到确切的答案。反正多数跟农田和植物有一点亲戚关系。还有，“葱茅园”这三个字，你要用福建话念，免得三轮车夫找不到这个凤凰一向不来，麒麟一概不至的山芭地段。

真的很抱歉。我离开葱茅园的时候，年纪实在太小了。小到很多细节我已经遗忘，就连告别时，我也没有回头再看一看。当时，我没有意识到，那绝无仅有的旧日气息和亲切表情，会在我的成长岁月中溃散得那么彻底。其实，葱茅园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景致。然而，对于一个地方的印




象，有时不完全是在于它的外观，而是隐居在巷弄里的人情与风貌。还有，从屋子透出来的淡淡茶饭香。

### 巍巍九皇宫

就在路口下车吧。三轮车夫是不会载你进来这个颠簸偏僻的小路的。路口的右边就是葱茅园最奢侈的建筑，“九皇宫”。我榨干了所有童年回忆，只模糊地记得庙堂前三根很粗，很长的香柱，还有长年眷养在庙里的蟒蛇。然而，这些都不是重点。对幼小的我而言，九皇宫前面的大草坪才是葱茅园的心脏。草坪的尾端是个临时搭建的戏台，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撤除。

母亲偶尔会带姐姐和我到这里来“看大戏”。举凡有演出，台下总是人头攒动。一时间，仿佛整个葱茅园的村民都赶来聚集似的。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小地方，没有戏院、酒廊、也没有购物商场，夜晚除了睡觉就真的找不到什么事情好干。所以一旦大草坪有大戏上演，总是万人空巷。

而我，人小脚短，挤在人群中就像掉进肉井里的小蛤蟆，除了眼前密密麻麻的“月亮”和头上的月光，根本什么也看不到。况且台上的花旦，每一句话都要唱上老半天，越唱我越迷惘。所以我也跟其他小孩一样，跑到戏棚后台去偷看伶人化妆。有时更钻到戏台底下，从木缝往上看。最后玩累



**你也不必去翻查街道指南，这条街名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这个城市所淡忘。**

了，一群小孩就坐在戏台上的两旁，一边晃着小腿儿，一边无聊地等大人把戏唱完。戏班人员和台下的观众从来都不加以阻拦，也没嫌我们捣乱。反正大人小孩各自陶醉，互不侵犯。

除了尾端的戏台，大草坪两旁还有卖气球、麻糍、雪糕和燕窝水的小贩。如果，每个小镇都要刻意打造一个市中心，那么葱茅园的中心就是九皇宫前的大草场。

### 凉凉榕树旁

沿着“九皇宫”走上一条斜坡，你就会经过好几户兼做店铺的人家和一处露天的菜市场。另外还有在巷子里替人剪头发的肉牙叔，在家里卖“霜包”的目水嫂，都是葱茅园众多的风景拼图之一。

你走累了吗？到前面榕树下的再兴叔炒粿条档喝杯茶，喘口气才继续上路吧。桌上摆着茶壶及茶杯，路人请自便。这些茶水都是免费的，你无须光顾再兴叔的炒粿条也可以大方地坐下来喝茶。小时候，母亲和我每次从路口走回家时，就一定会在这里歇歇脚，当然也顺道喝喝茶。不妨老实告诉你，周围坐着的这些公公婆婆、阿姨小孩，泰半也都不是冲着炒粿条而来的。

榕树是葱茅园的一把大伞，方便人们躲到树荫里来抵挡日子里的无聊与平淡。榕树旁还供着一尊怕热的土地公。我时常想像，榕树的根须有可能是土地公伸出的触角，到处去偷听葱茅园的闲话家常。

我对再兴叔的炒粿条真的已经没什么印象，却永远记得那茶水香。

### 懒懒有发栈

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右边的大沟渠之后，就是“有发”了。“有发”是这里最大的一间杂货店。老板娘和母亲很熟络，经常和母亲深入地讨论关于“十二支”的提示。我则时常往大沟渠里乱丢石子及小便。这条混浊的大沟渠，长年以来默默地宽容了街坊邻里随手乱丢的恶习和喋喋不休的八卦。

后来，报应不爽。有一回，当我随口想把不合口味的糖果吐到沟渠里去的时候，竟失足掉进这个“集大成”的污水沟。虽然及时被救了上来，却生了一场大病。病愈了之后，我仍然死不悔改，不时到那大沟渠旁去宣泄我的不满。

尽管大沟渠就在“有发”的境内，然而有发叔从来不会在意顽童的胡闹。“有发”和葱茅园一样，就像一只慵懒的老猫，而且爱睡午觉。所以就连老鼠都可以放心在它身旁与它和平相处，且随兴胡闹。



那个时候的葱茅园，并不是每一户人家都有电视看。于是，母亲和我总会在晚上登堂入室地来到有发叔的家里看电视。我还记得经常坐在地板上看《侠中侠》和《保镖》等连续剧，看到双脚直发麻。

很怀念这种很随意，却又很亲切的邻里交情。建筑物可以保留，可以修复甚至重建，但是有些情怀与心态却很难再随意复制。

### 绵绵小径长

过了“有发”，前面有个岔路口，你得向右转进一条小径。沿途钉了几块写着我家门牌号码，“172-E”的方向指示牌，就是为了方便邮差及访客而竖立的。这里很容易迷路，因为葱茅园所有小径和岔路都不另辟路名。任凭你是曲折也好，是偏僻也罢，葱茅园三个字把整个错综复杂的小径网络，都涵盖在它简单的名下。

前面的路会更崎岖。因为所谓的小径，就是两旁杂草丛生的泥泞路的谦辞。你除了要不时拉高裤脚，踮起脚跟，还得当心隐身在路旁的池塘和偶尔出没的毒蛇。小时候，每当走到险峻处，母亲便会把我背起，然后一边牵着姐姐的手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

我总是不晓得危险，更不懂得体谅，只是紧紧地靠在母亲的背上觉得很舒服，很心安。于是我就这样，假装在母亲背上沉沉地睡着了，好让她为了不忍心叫醒我而一路把我背回家。

这只是葱茅园普通的一条的小径，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最温馨的脚步。如果，当年不是被迫搬迁，如今应该换我背回母亲，重走那一程崎岖的深情。

过了泥泞路和甘蔗园，眼前豁然开朗的菜田、鸡寮、水井与锌板屋就是我童年的归宿了。我要回家了，而这一段走在记忆的行程也已到站。谢谢你耐着性子，陪我重返葱茅园；一个平凡、简单得在城市绝迹的地方。

这不是一篇旅游指南，你也不必循迹打探。在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片土壤，支撑着一条街或是一道小巷。那些牵动情感的地方也许已经被时代铲平，但那曾经的人与事都在记忆里长出了根须，深深地扎在心头。

我已找不回我的原籍了。但如果你问我哪里是我最初的故乡，我想应该就是新加坡巴耶利峇，葱茅园。尽管那只是一个印在我棕色记忆里的地方。■

那些牵动情感的地方也许已经被时代铲平，**但那曾经的人与事都在记忆里长出了根须**，深深地扎在心头。